

AI时代,谁决定故事该怎么讲?

■ 汤绮云



图源:视觉中国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景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出版

人类信息、打造出行政体制、王国系统、宗教组织和贸易网络,随之而来的是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重点并不是去了解世界真实的样貌,而是给世界强加一套全新、人为的秩序。官僚制度有的于个人有利,比如维持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污水管控系统;也有的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对保护动物濒危级别的判定,可能只是出于传统或习惯所决定的,但对于该动物却是生与死的区别。

但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个人都很难以搞清楚官僚制度背后的规则。这导致了权力的转移。随着文件成为许多社会链条的重要节点,文件开始承载着无与伦比的权力,能掌握这些文件背后的神秘逻辑,就能成为新的权威人物。

第三个困境是自我修正机制。当人无法平衡真相与秩序,信息网络就出错了。自我修正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人类会犯错、会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该做的不是对人类绝望,想尽办法绕过人类,而是积极找出错误并加以修正。

但是维持自我修正机制也有利弊。有的机构自我修正机制较弱,有的自我修正机制较强。如果自我修正机制较弱,有时就会造成人为的历史灾难,但机构的长久延续、传播与权力却也因此得益;而如果自我修正机制较强,虽然有利于追求真理,但会让人维持秩序的成本大大上升,有时候则会从内部破坏网络的稳定性。

最后一种困境是分布式信息和集中式信息网络。人们常常会把民主与集权视为两种相对的政治与道德体系,但赫拉利将民主与集权视为两种相对的信息网络类型。民主制度会让信息沿着许多独立渠道自由流动,而中央集权制度则是将所有信息集中在一个核心枢纽,两者各有优劣。

近现代的大规模民主是伴随着录音机、电视等大众媒体兴起的,但大众媒体只是让大规模民主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成为必然。大众媒体同样可

造就其他类型的政权,比如大规模集权。科学技术创造的只是新机会,但追求把握哪些机会,依然由人作出选择。下一波信息革命正蓄势待发,而这将是民主与集权的新一轮竞争的基础。

如果计算机获得了主导权……

这些历史上纠缠着人类信息网络的困境并未消失,只是取得了暂时的平衡,而计算机时代将携万钧之力,强势打破现有的格局。在《智人之上》的第二部分,赫拉利探讨了如果由计算机掌控信息网络,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

人工智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作决策、创造新想法的技术。赫拉利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可能开启一道新的“硅幕”(相较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铁幕”而言),其两侧可能不是民主政权与集权政权,而是一侧为所有人,另一侧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算法霸王。

从前的故事都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但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讲故事、写音乐、画图像、做视频,甚至可以编写自己的代码。比起那些有血有肉的官僚,人工智能工具更懂得怎样寻找和处理资料数据,也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怎样编故事。当处理文件的任务渐渐移交人工智能,谁又能说它们不是新的掌权者呢?

计算机强大的大数据处理能力,让人类开启了对它的造神叙事。许多人相信,只要给计算机足够的信息,它一定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和真相,拥有智慧和力量。但计算机也是会犯错误的,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像人类一样在真理和秩序的平衡之间犯错,强大的“计算机神”可能在人类身上施加如猎巫事件那样的错误。

非人工智能作出的决策已经能够塑造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典型事件发生在2016—2017年,算法算法助长了

缅甸有关罗兴亚人的暴力冲突。脸书是缅甸人主要的新闻来源,自2016年起脸书上针对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负面新闻、阴谋论乃至假新闻愈演愈烈,掀起了民众对罗兴亚人族群的强烈仇恨,终于在政府军和极端分子对罗兴亚人发动了种族清洗,摧毁上百个罗兴亚村庄,数以万计的平民无辜丧命,73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的事实调查团在2018年得出的调查结论认为,通过散播充满仇恨的内容,脸书在这场冲突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类管理者的为了留住用户、抬高股价,给脸书算法定了一个首要目标:提升用户参与度。随后,算法通过反复试验,发现最有效的就是愤怒这种情绪,最能提升人类参与度的正是充满仇恨的阴谋论。所以,为了追求用户参与度,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算法就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传播愤怒。计算机与人类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它采用的策略很可能是所有人类从未想到的,自然也无法预见并阻止。

新的计算机网络是好的坏还难以言明,我们能确定的是,人类将很难理解这种网络,而且这种网络是会犯错误的。因此,人类建立的机构除了要能够发现各种常见的人类弱点,还得有能力察觉从未见过的错误。

赫拉利在《智人之上》第三部分探讨了社会该如何应对非生物信息网络的裨益与威胁。

新计算机网络给民主和集权整体都带来了新挑战,但更大的威胁在于,它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危机。数字霸权、数据殖民、破坏就业,将人类社会分裂成信息茧房、从代码战到热战……这些可怕的未来并不是毫无征兆。

但好在目前的情况还在人类掌控之中,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我们智人仍然有能力塑造我们的未来。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对人工智能而制定并维持一套国际协议,以前所未有的信任与自律监管人工智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这场信息革命的本质,我们在编写计算机代码的时候,绝不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历史不是确定的,冲突绝非必然。反过来这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重大的责任,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把放下自满,怀抱信心,就能够找到制衡机制的信息网络,不让人类失去对未来的掌控。要做到这点,并不需要发明什么其他的奇迹技术,也不需要想出什么过去世世代都想不到天才主意。想要打造更有智慧的网络,需要的只是我们放下天真与民粹的信息观,摒弃想要绝对正确不犯错的幻想,并且认真投入一项困难但平凡无奇的工作:为各种机构制度打造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这或许就是《智人之上》一书最想提供给读者的重要启示。

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

■ 苏益

阿拉伯文明等影响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充分认可了各个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虽然这是一本叙述3000年文明的全球史,但斯塔夫里阿诺斯尤其关注20世纪,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这段历史。他认为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就在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而社会革命却相对滞后。正是这两种革命在时间上存在的差距,让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由于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全球通史》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被人们誉为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言”。

世界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在世界史的研究中,这门独立的学科却一直没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所以在1970年,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卷)出版时,格外引人注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阅读《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说:“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给我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由此可见本书的精髓——斯塔夫里阿诺斯“分上下两卷”的意图,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现实感”。

《全球通史》下卷,在次年(1971年)出版,这部通史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采用全球观点,把全球文明都包含在内而编写出来的世界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选择以1500年作为分界,将“全球通史”分为上下两卷。他认为,在1500年以前,各种文明基本上是各自平行发展的;而在文明之后,随着“发现新大陆”,各个地区的文明才真正开启了相互交流的进程。这个断代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很难将中国历史的框架体系嵌套进世界历史中,这是因为两者的划定,都是以各自文明为中心进行

的,并没有打通全球史的概念。长久以来,对历史的阐释,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三分法”历史阐释体系。然而,这种历史阐释体系忽视了其他地区 and 文明的历史贡献和发展。“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这种划分方式最尴尬的是对“中世纪”的处理。因为“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三分法”无视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这也必然导致西方主体之外,其他地区文明很难在世界史的时间序列中。

“三分法”对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分法将中国历史阶段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错位。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很难同步嵌套进世界历史当中去。这个问题被很多有见的历史学家所注意,徐中约《中国的奋斗》是从1500—1600年左右切入,认为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这种划分方式,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一致的。

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不同地区和文明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和发展路径。我们应该尊重和关注其他地区 and 文明的历史,以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全球史观呼之欲出,《全球通史》成为全球史观下的代表作。它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阐释方法,将整个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种划分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

史之间的“时间差”,也更容易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真正融入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中去。

不仅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中西文明及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时,也有独到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这是因为中国文明是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所以,东亚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此外,他还认为虽然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只有三次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第二次是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爆发;而第三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一本史书,如果仅仅停留在“过去的故事”,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第一版的《全球通史》诞生于1971年,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多国世界史教材。自1971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直没停下对这部巨著的修订工作,直到1998年的第七版,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版。新版内容更新到了1990年代末,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讨论,最后以苏东的崩溃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凸显了他的观点“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发展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

当然第七版也是最后一版,2004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去世,享年91岁。至于为什么要不断修订《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回答是:“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距离斯塔夫里阿诺斯去世已经整整20年,这20年间世界格局不断演变,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果能修改第八版,他又会说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增补了。

鱼焦了高读书札记

说说天井这个「小人物」

——读叶兆言的新作《璩家花园》

■ 陈思和

天井姓璩,是长篇小说《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里的一个人物。璩家花园是作家叶兆言虚构的南京旧地名,属于“历史文化街区”之类。相传璩家先人做皮货生意,积累了家资,在清朝中叶就有了花园雏形,璩天井的上五代祖宗,中了举,大兴土木,营造起更加辉煌的规模。但是好运不长,在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中,璩家迅速败落,巍峨楼阁随之倒塌,剩下青苔瓦砾一片。应了小说叙事中提到的《桃花扇》里的一曲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用在民国时期首善之都的金陵石头城历史,倒也恰如其分。到了璩天井的父亲璩民有一代,已经成为时代多余的人,龟缩在破旧老屋苟延残喘。大量外地流民迁徙而来,璩家花园成了各色人员杂居的贫民区,如同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光字片”。

璩家花园的居民比“光字片”更加暗淡,也更加复杂。这里也住着教授名流,住着破落户子弟,还有就是工人、家庭主妇、兵痞、流氓、女佣……总称都叫做“小市民”。要说一个城市的小市民的文化性格,总是与这个城市品格密切相关。璩天井的父亲曾在伪政权下中央大学的学生,祖上历史有点不清不白,本人又是一个懦弱、苟安的大儒主义者,但也不乏善良和精明;璩天井的母亲江慕莲是富家千金,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不幸成为国民党军官的遗孀。他们都是时代狂飙下的飞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曾渴望跟上时代,两人的相遇,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颇为趋时的“俄语速成班”上,一时苟合后生育了璩天井,随后,江慕莲发疯继子而亡,璩民有勉为其难带着儿子继续苟活——这是小说描写的关于1954年的故事。作家的本章提示是:母亲,天井不知道那些往事。

这个章节里还有许多不忍卒睹的细节,暂且不表。1954年是璩天井出生的年份,也是小说叙事时间的第一幕,但作家没有把它设定为第一章。小说开篇已经是1970年,天井16岁——我与璩天井是同龄人,我也生于1954年,1970年那一年我中学毕业,开始走上社会,长大成人。我写过一部少年时代回忆录《1966—1970,黯淡岁月》,最后一节写到1970年上海的中学实行“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分配政策,同学们纷纷去了黑龙江、云南、江西和淮北,“一个班级五十多人树倒猢猻散,大约只有两个人没有被卷入这个洪流,其中一个是我。”我用这个结尾暗示了我由此不自觉地有了疏离于时代潮流的个人意识。但同样是16岁的璩天井却表现得幼稚得多,似乎还停留在1966年我虚岁13岁、身体刚刚发育的阶段。小说第一章讲了两个故事,把天井写得很不堪:一个故事是天井在父亲唆使下去费教授家偷钱,被女佣李择佳无意撞见,为了逃跑他竟把李择佳撞下楼,不管不顾地逃走了,而李择佳则是他从小被照顾抚养、思重如母的人;第二个故事写的是天井逃跑后不敢回家,误入破旧老屋祖宗阁,窥探到男女性事,朦胧中似有觉悟。这一章(1970年)作家的提示是:祖宗阁,天井混沌初开。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文明,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文明,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文明,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文明,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天井到16岁才“混沌初开”,没有像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只是偷窥而已。从男孩的正常发育而言,似乎有点晚熟。我觉得上述两个故事,应是13岁左右小男孩才会做出的莽撞行为。作家把它安排在天井16岁那年发生,当然是故意的,就是说,天井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要比常人晚,大约晚了三四年。如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说过:“他的脑袋瓜里进过水,智力文明,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线索。”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璩家花园》叶兆言著 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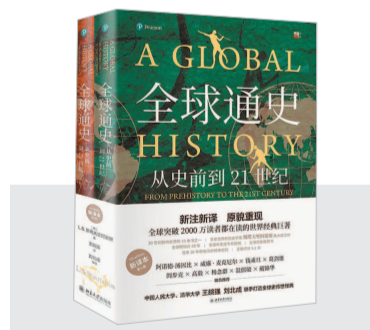
卫历史的真实,这也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自觉的政治意识;从不足的一面来说,过分强调历史既定因素,会减弱文学的主体性,有时候被描写的物命运沉沦成了阐释历史的说明书。回到《璩家花园》这部小说,自然也就摆脱书写历史的意思,但就璩天井这个人物而言,因为是“小人物”,他的一生轨迹与时代大潮都保持了距离,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再加上随遇而安的性格,他要比别人慢三拍才能感悟到生活步伐的节奏。慢多个世纪惊涛骇浪般的时代历程里,他就像河床底下的一粒沙,沉淀在深水之下,寂寞地安稳地度过了一生。

璩天井又是幸福的。尽管他在生活竞争机制里总是被淘汰,成为失败者,但依然是幸福的。虽然小说开篇夸张地描述了他的两件糗事,但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延续这样的设定走下去,而是慢慢地走向了反面。第一是他与李择佳的关系,他当初撞倒李择佳自私自利,但李择佳没有揭露他的偷窃行为,依然包容了他,后来他做了李择佳的女婿,把李择佳当作母亲奉养送终,一时传为佳话;第二是他“混沌初开”后,始终爱恋青梅竹马的阿四姑娘,虽然阿四不怎么爱他,性格也偏执,但还是在他的呵护下,维持了长长一生的婚姻关系,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指数,在一种无欲刚的人生境界里,天井对阿四一生追求的痴愚的爱,成为他具有幸福感的保障。纵观小人物璩天井的一生,两个特点保障了他的幸福,一是他生性善良,自始至终坚持了对他人的奉献和爱,还有一个是他有技术,也不是什么身怀绝技,他是一个钳工,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在相对贫困的生活环境里,小人物无权无财,只有高明的技术能力才能解决自身困境,维护做人的尊严。爱与技术,保障了小人物璩天井平安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

璩天井并不是一个现代文学画廊里常见的艺术形象。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小人物”形象是常见的,但是作家的创作态度不太一样。叶兆言没有怀着太复杂的心情来塑造璩天井这个人物,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嘲笑,只是带着高深的微笑和幽默,描绘了他的善良和勤劳,描绘了他默默地为家人做出奉献,也写出了他傻傻的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璩天井从小被父亲领到璩家花园生活成长,到老了依然回到了破旧老屋里安度余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天井的一生似无甚变化,还是回到了老地方,走在璩家花园的老旧路上。我们当然可以对这样一种人格投以惋惜和遗憾,但是由此及彼地想一想,我们还有多少多少生活在市井民间的人们,不就是这样沉默地生活着吗?

2024年9月26日于鱼焦了斋

三味书屋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新译本) [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王晓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人崇古、重古,对历史尤为看重。可当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世界,就会发现中国历史很难同步嵌套进世界历史中去。纵使读过不少世界史著作,但至今也无法明确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历史框架。直到读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才算明白了其中缘由。

2000年1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名为《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的文章。文中将1900至1999年,按每十年一个代表,列举了十本书,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也包括了诞生于1970年代的《全球通史》。它是十本书中唯一一本人类历史书籍。其精彩之处在于,斯塔夫里阿诺斯能够通过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对历史的发展提出独具创新性的看法。毕竟“历史是一个不断解释的过程”,对史实的分析阐述,才是最见历史学家功力的地方。斯塔夫里阿诺斯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他特别关注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入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